春秋管窺

一

春秋管窺

四庫全書珍本初集
經部
春秋類

商務印書館受教育
部中央圖書館籌備
處委託景印故宮博
物院所藏文淵閣本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五

春秋管窺　　春秋類

提要

臣等謹案春秋管窺十二卷

國朝徐廷垣撰廷垣秀水人官新昌縣縣丞朱

彞尊經義考不載其名疑其書晚成彞尊未

及見也自孫復以後說春秋者始尚深刻朱

子謂其如商君之法棄灰於道者被刑葢甚

之也南宋以來沿其遺說往往務為苛刻遂使二百四十年內無一完人甚至於貶黜天王改易正朔舉天下千名犯義之事誣稱為孔子之特筆而聖經益為邪說所亂矣廷垣自序駁諸儒之失有曰世但知推尊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

陪臣作私書以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為而謂聖人肯為之乎如謂所誅絶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云云其持論最為正大又自述註釋之例曰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礙則據經文先後之例以駁正之云云其立義

亦為明坦其中如桓不書王之類間亦偶沿舊說然其大旨醇正多得經意與焦袁熹之闕如編皆近代春秋家之卓然者也舊帙蠹蝕字句間有殘缺無別本可以校補然大旨宏綱炳然無損正不以一二斷簡廢之矣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春秋管窺原序

竊觀春秋一書與禮經相表裏禮存其體而春秋著其用故必先達於禮而後能達於春秋也昔魯史記注本周公遺制史書舊章卓然俱有法式是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歎曰周禮盡在魯矣厥後史失其官赴告策書或不能盡如法式夫子取而修之一遵周公遺制凡有關於禮教礙於詞訓者則刊正之以存一代之典禮故左氏發凡曰謂之禮經言春秋凡例皆周公

所制禮經明聖人所筆動依典型初未嘗私自立法以褒譏當世行事為也褒譏且不敢私而況敢行其賞罰乎子思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禮樂且不敢作況敢賞罰王侯君公乎乃論者謂孔子作春秋行天子之事善者賞之不善者罰之王可黜其天君可削其即位列國諸侯可以人之名之侯黜為伯為子子陟為伯為侯又曰春秋孔子之刑書

誅死者於前懼生者於後甚謂聖人以天自處此皆但知推崇聖人而不知孔子當日固一魯大夫也於周天子則其大君於魯公則其本國之君於列國諸侯則俱周天子所封建與魯君並尊者也身為陪臣作私書以黜陟賞罰王侯君公此犯上作亂之為而謂聖人肯為之乎如謂所誅絕者非在位之王公豈先王先公遂可得而誅之乎昌言無忌禍之招也縱曰深藏其書不輕示人然聖人者不欺屋漏明知犯上干禁而故作之又

深匿之以圖幸免亦必無之事矣舉世襲先儒之論而不究其非藉有妄人操筆亦曰我欲法春秋也亦削天子位號黜陟當代公卿其將何辭以遏之夫春秋本魯史記事之書聖人特於此加謹嚴焉如君舉必書水旱災祥民事必志朝聘會盟伐滅奔救告則書不告不書田獵祀事之有關於禮而後書常則不書皆以明周公之制若其是非美惡則因事以自見初無異詞也間有曲從諱避微文見志亦皆臣子忠厚悱惻之懷而無謗

訕不平之氣故言之者無罪覽之者足戒左氏稱春秋之義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此五者足該春秋之法矣曷嘗有賞罰云爾乎或以諸侯稱名稱子稱人為罰大夫稱字為賞去族為罰者不知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蠻夷之君稱子皆載於禮經至畧而不書稱人以微者稱人大夫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嘉而稱字疾而去氏咸發於凡例乃赴告策書之體豈得云夫子賞罰乎竊見諸家釋經多率意穿造

同一書法而左右殊訓先後異義如盟會戰伐之分內志外志公出書至之分過時危之遠之之類皆枝辭附會靡所證據且曰聖人之筆如化工隨事立議其變無窮嗚呼聖人作春秋本欲使是非秩然以為不刊不朽之典常而故為變幻使學者目眩而莫知指歸豈所以昭示後人乎予慨夫春秋真義千載竟成冥途竊不自量以左傳之事實質經以經之異同辨例於公羊穀梁二傳及漢晉宋諸儒論釋其合於義例先後無悖者不

復置議如其曲說偏斷理有窒碍則就經文先後之例以駁正之原以經辨經非敢妄用已見名曰春秋管窺未知果有當於聖心與否聊以備好學深思者之寓目焉耳徐廷垣序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管窺卷一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隱公

元年

元者始也嗣君逾年即位上承宗廟下臨萬民政教號令俱於是焉始君而敬其始則兢兢業業所以克艱厥位也故不曰一年而謂之元年重始也此年為

魯隱公之元年非周天子之元年諸侯奉天子之正朔宜遵天子之統而周失其政不頒朔於天下列國罔知所承故其國史各自以其君之年紀事而不能達於四方則又以事表年如魯荅襄公之齒曰會於沙隨之歲我寡君以生晉推絳縣老人之年曰此郤成子會於成匡之歲是也春秋原為魯史故以魯年紀事而始於隱元年者以平王東遷不能振興厥緒下陵上替王室日卑聖人憂紀綱法度漸至泯滅故

取魯史舊文裁成筆削寓周公之典禮為一代之憲章而隱公元年當平王之末正王者之迹熄而詩亡時也故於此託始焉

春王正月

春者時之首正者月之首國史紀事必繫歲時月日以次先後而春秋之名義取於時故每歲必具四時雖無事亦志其時之首月以成歲序而節候之早晚陰陽之順逆天時民事之從違亦於是可攷此史與

歷之相為用也首月必冠以王所以尊天子之正朔
明率土之濱莫敢不奉焉耳隱不書即位左氏以為
攝夫攝者行其事而不居其位之謂若伊尹之相太
甲周公之輔成王皆嗣主幼弱不能臨御故總其政
以居攝非敢踐天子位自以為天子也四海臣民亦
無有以天子目之者今隱公自稱曰寡人臣民稱之
曰君天子聘之大國會之小國朝之孰曰非君也者
而豈得謂之攝穀梁以為成公之志是也夫隱志在

讓桓則其行告廟即位之禮未必不殺或如後世之元旦免朝賀者春秋成其志故元年書正月而不書即位後十年俱無正月以表隱志終於讓也東萊呂氏謂自周失政諸侯私其土專其封父終子襲莫知受命於天子故春秋首削隱公之即位以明萬世為子為臣之大義其論甚高然周之千八百國建自唐虞夏商父終子襲相沿已久其在西京盛時諸侯即世亦不過告終而已嗣君免喪而朝未嘗待命而後即

位若必待天子之命則遠邦路遥時迫改歲或王朝有事未遑錫命則將逾年不立君乎其勢固不可行亦前所未聞也夫子作春秋其筆削懲勸皆依周公典禮史書舊章初未嘗私自立法又曰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禮樂且不敢作而又寧有以前所未聞之禮擅自立法以削去先君之即位此豈聖人所敢乎謂惠不告終則事在春秋前曷以見其不告不告而天子何由知焉以歸賵耶其不朝在即

位後於即位時未見失禮胡逆探而豫黜之胡氏謂
內不承國於先君亦未有據周自文武成康之盛惟
成王有顧命其餘俱無豈皆不承命於先王耶惠雖
因仲子禜徵而寵異之然未嘗立為夫人而曰傳位
於桓也如欲傳位於桓則必早以桓為世子而隱公
者不免有新城蒲屈之憂矣尚安得康坐以待諸大
夫之扳立耶既不立桓則其命隱也孰證其無故知
不書即位者成隱之志非夫子黜之也

附論周正

廷埴曰自昔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夏正以寅殷正以丑周正以子合於天地人三統三代各據一統以迭為登降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孔子作春秋於魯隱公元年書春王正月左氏又繫王於周曰王周正月蓋正月即首月也孔子何冠之以王所以尊天子之正朔也天子非周乎左氏何又繫之以周曰三代之正不同稱王周

者言以子月為正與夏殷殊也而胡文定謂周以建子冬十一月為歲首商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秦以建亥冬十月為歲首俱改年而不改時月又曰建子非春乃聖人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位不敢自專推其意謂隱公即位之月周歷本稱冬十一月乃孔子改為春正月也夫春秋首嚴上下之防凡僭亂者在所必懲如以匹夫而擅改時月廢當代之正朔僭亂孰加焉夫子作春秋將以懲天下

之僭亂而躬自蹈之其何以垂法於後世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夫辰在星紀中牽牛初而日至是左氏以子月為正也孟子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正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之候孟子亦以子月為正也又昭公十七年經書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夫正月為災者謂夏之四月純陽用事而陰慝方侵故

以為災而伐鼓用幣平子疑六月非四月故禦之
太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蓋言周之六
月為夏四月也是年冬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
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其言三代月
建尤明夫太史梓慎皆孔子以前人左丘明孟子皆
周人共稟一王之正朔其所言豈不足憑而文定斷
為孔子所改不亦誣乎又蔡仲默之釋尚書亦謂三
代雖正朔不同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以詩言四

月維夏六月徂暑為周未嘗改月以史記始皇於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謂臘必建丑斷秦以寅月起數又以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先書十月十一月繼書七月九月斷秦以十月為正朔於周書武成篇一月為建寅之月謂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此皆拘文牽義不深考歷家之晦朔弦望確證其時日故紛紛多議不自知其非也按漢書劉歆作三統歷及譜云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

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還師戊午度於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故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戊午師渡孟津旁死魄月二日也戊午月二十八日也至庚申為二月朔越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也閏數餘十八正大寒中在周二月己丑晦明日閏月庚寅朔三月

二日庚申爲驚蟄四月巳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既生魄望後一日也故武成篇曰惟四月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後七歲武王崩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二月乙亥朔庚寅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名誥曰惟二月既望粤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故名誥曰惟三月丙午朏朏者月三日也是歲十二月

戊辰晦周公以反政故洛誥篇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凡歷所載晦朔弦望與周書所載無不符合則書稱一月者實周之正月建子而非建寅為殷一月也明矣商之歲首不稱正而稱十二月秦之元年不稱正而稱冬十月者葢歷家紀歲由夏殷迄秦漢不得不一之以夏時若順其迭更則夏之末年亡丑月殷之末年亡子月周之末年亡亥月漢興至武帝元封六年俱襲秦正建亥於明年太初元年始以寅為

歲首若前此月不改則元封六年終於九月建戌太初元年起於正月建寅中閏亥子丑三月歸於何著前無所承後無所接何以紀甲子故劉歆有言曰言歷者以夏時此知殷十二月秦十月者乃歷家以夏時編次所以順序月建史臣因之以承前接後非當代所用之正朔也若乃里巷士女與農夫田婦之占節候稽早晚亦不相因於夏時蓋夏數得天時協於中而民間服習遵行已久弗能屢變故凡詩人之言時

序俱以夏正即豳風七月之詩周公亦循其舊而弗改乃順乎土俗從民所喻也寧謂聖人而有蔑棄天子擅改正朔之事乎讀春秋者當先於此辨焉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何公羊謂我欲之穀梁謂內為志程子曰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兩國以上則稱會余觀春秋魯與列國特相盟者二十六其書會者八餘皆稱及謂及為內為志則啓之

盟戎請之越之盟鄭伯拜盟非魯志也而稱及謂會為外為主則趡尋蔑之盟柯始與齊平衡雍以晉討而報盟暴以戎窺而専會非外為主也而稱會謂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乃及處父及晉侯赤棘長樗等盟俱非魯地而外為主何以稱及也謂兩國以上稱會耶則首止之盟八國蜀之盟十二國而稱及公羊穀梁程子所釋俱與經未協愚謂會者合也諸侯聚合而相見於郤地謂之會及者與也言我與彼也

以先會而後盟故稱會其弗會而遂盟則稱及皆文之所宜非義例也何以知之曰黑壤平丘公不與盟則書會而不書盟新城於蜀書會又書盟此知有會在盟先矣宋之盟晉楚爭歃黄池之盟吳晉爭長惟弗會而遂盟故有臨事之爭會則既序例矣何再爭之有此知有弗會而遂盟也何以見及為文之所宜無義例也曰於首止殊會以尊王世子則公與諸侯不可言會故書及於盟陳袁僑則諸侯既同盟而袁

僑如會使諸大夫別與之盟不可再言會故書及以殊袁僑而叔孫豹與諸侯之大夫亦不可再言會故又書及以殊叔孫豹之盟先書公會楚公子嬰齊於蜀矣至丙申盟無庸復言會故書及此皆文之所宜若舍及而復序所會則書重詞複非春秋謹嚴之筆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角而得儁之謂非殺也左傳謂段叔出奔共又

後稱共叔其不死於兵明矣而公穀以克爲殺則莊公自稱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者又何人耶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賵者以車馬贈死也不及事而追予其典故不曰錫而曰歸稱惠公仲子兩賵之也仲子爲桓公之母桓未立爲君不得成小君故字而不謚其卒不知在何年然入春秋無書則知卒在春秋前矣左傳以二年

夫人子氏薨為即此仲子遂謂仲子未薨以豫凶事為非禮誤也天子雖無道必不以凶物賵生人且使冢宰銜命將寵之乎抑詛之也公羊又以二年薨之子氏為隱公之母夫隱公志在讓桓必不自尊其母既尊其母而稱夫人與薨矣何以不言葬小君耶穀梁謂子氏為隱公之妻書卒而不書葬以婦人之義從君其說良是特以歸賵考宮之仲子為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又臆說矣果惠之母則魯於君母無論

嫡庶皆用小君之禮如成風穆姜定姒之倶以謚稱
茲何以字而不謚歟且同時有兩仲子而桓母存歿
獨畧而不載豈隱奉桓之意又有謂專賵仲子而繫
之惠公以志其寵妾僭嫡者亦非也惠公雖寵仲子
而並未立為夫人終以國授隱則亦能自克以禮者
讓桓而崇桓母實隱也於惠何尤且天子茍欲恩禮
諸侯必先君而後及其妻舍君而賵妾無是理也若
春秋前已賵惠公何不并賵仲子而必待逾年再遣

使以自蹈緩不及尸之誚乎故知為並賵而俱不及尸追予其典也左傳以賵死不及尸為非禮然列國相距有數千里車馬猶可及葬含襚豈能及歛似亦未為通義宰咺稱名者凡王官有封邑與爵則書其封爵如祭公凡伯等是無封爵而有氏則書其氏與字如南季家父榮叔等是無封爵而又未有氏則稱名如宰咺者是渠伯糾之有封爵而名者父在故也王之卿大夫皆不書官惟宰為六卿之長於官無所

不統故重而獨以官稱此皆史書之體謂孔子作春秋貶晅而名之非也聖人作經方以禮垂訓天下後世而擅削大君封爵名叱天子大臣僭犯非禮孰加焉而謂聖人躬先蹈之斷不然矣至天子賵逮下妾冢宰失職銜命直書而非自見固亦無待於貶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與也言我與彼也內為我外為彼春秋內魯而外列國故不言君大夫而稱及者皆魯及之也內外俱

不名微者也不日史失之也盟於宿宿不與盟也杜氏謂凡盟以國者國主亦與非也與則當列其爵位班次矣何以畧而不序歟諸侯同盟卒赴以名八年宿男卒不名明未同盟也桓十四年公會鄭伯於曹左傳謂曹人致餼禮也惟不與會而致餼故嘉其得禮若與會則兩君方以玉帛相交地主餼牽之餽常也何異而以禮稱十六年四國會曹以謀伐鄭果曹與會共謀何以伐鄭之師無曹是知盟以國而不書

其君者其君不與也惟宋之盟國主亦與而不書宋公者以是盟也楚人先歃夫子弗予楚先晉故止序來會之大夫而盟則畧而弗序此又文之變未可謂盟以國國主亦與之通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天子之大夫也來不稱使非王命也不言朝者畿内諸侯不得外交況舍其職守而遠朝乎故不與其朝也公羊謂不稱使奔也奔而不言奔王者無外

然戍十二年周公出奔晉曷嘗不言奔此知奔與來固有别焉耳

公子益師卒

凡内大夫歿書卒書氏君之子稱公子益師書公子卒例也左氏以不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公孫嬰齊卒在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叔詣卒在内而公在外明不與小斂而日何也蓋舊史於日有載有不載非謂恩數有厚薄之殊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書公會者先內而後外也穀
梁謂會者外為主果以會為外為主則內為主者將
毋曰公及戎會於潛耶抑別有書法也有以會戎為
譏者春秋之義雖區別中外然要荒强暴聖王不能
剪除當時諸侯力能攘斥以靖中夏固善矣不能而
講信修好以保境寧民未始非謀國之良圖安見其
為譏也衛邢無策而為狄敗亡時雖欲與之會豈可

得耶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克而不有之謂向姜姓國名左傳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姜而繫之以向明國君之女也穀梁謂為我邑果我邑經何以不書伐我歟按宣四年公伐莒取向蓋莒後滅向為邑而我始取之今曰入向則向猶未滅也又桓十六年冬城向時魯未得向何以城之且地遠而逼莒非用大師豈能成功而傳

以書時為土功之常疑魯別有一向邑姑俟博考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卿也不書氏公羊以為疾始滅穀梁以為滅同姓貶而左傳載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乃命以字為展氏則其生前固未賜族無氏而不言氏非貶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有不日者乃舊史之詳畧無義例之分內盟

如隱之盟蔑盟宿盟密不日而盟唐盟艾盟浮來書

日外盟石門不日而瓦屋書日胡氏獨於唐盟書日

謂謹與戎盟則艾與浮來又何所謹乎讀春秋而不

統觀先後執一端以為義例則人懷一見論愈多而

聖人之真義反晦矣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裂繻紀卿卿為君逆禮也故書其微者來逆則不書

公羊謂外逆女不書此書為譏不親迎穀梁亦曰逆

女親者也使大夫非　正然親迎雖古禮而諸侯有宗廟社稷之重不得擅離其守故使卿逆若文王之親迎於渭以未為君也韓侯之親迎於蹶以入覲而還也漢儒泥於二詩遂謂諸侯必往迎於妻邦固矣程子謂逆於館者甚協乎禮之中按莘國即今陜之郃陽邑所謂在洽之陽在渭之涘而周國亦濱於渭詩稱造舟為梁親迎於渭者亦止逆諸境而未嘗曰親迎於莘蓋或逆於境或逆於館皆親迎也裂繻不稱

使以諸侯不自主婚逆女必布几筵命於先君之廟故不言使納幣輕於逆女稱使可也公羊謂公孫壽納幣稱主人以無母也紀有母而不稱母母不通也其言亦自矛盾既曰母不通則有母與無母同豈無母可稱主人而有母遂不得稱主人乎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子氏隱公夫人婦人之義從君故不書葬

鄭人伐衛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之行度有一定之數歷家謂晦朔交會之辰與月同道同度為月所揜則日食春秋不言為月食者自下視之見食而不見有月聖人不以所不見者眡人故曰日有食之自古日食有一定之數精於歷者推之至千百年不差晷刻亦無當食不食之事縱陰雨

不見非不食也然古之帝王於日食必恐懼修省以為非常之變者蓋日為陽德明照四方人君之象而至於光揜體虧則陰盛陽微極矣豈曰非災雖行度有定而運與數鍾時值於剥能無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憂故當君明臣良法度振飭治勝乎運則災不能為害其或君驕臣諂法度廢壞亂與運并則日食不已必且山崩川竭水旱蟲荒洊至而亡國敗家之禍俱有自來矣明王所以敬畏天變側身修德以挽

陽微之否以感來復之亨而不敢以行度有定委諸當然之數夫豈好名而然哉其燭於天人感應之理微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子卒曰崩崩者自上墜下之謂天子者天下臣民所共仰戴尊高無出其上故臣子稱其卒曰崩史書亦曰崩若自天墜然諸侯卒其國自稱曰薨薨之為言瞢也日月無光之象臣子於其君卒失其所瞻仰

曹若日月無光故其國臣民稱曰薨史書亦曰薨若外諸侯則非其君故曰卒卒者終竟也大夫內外皆曰卒天子國君俱不名於外諸侯則名王崩不書葬魯不往會也

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君氏隱公之母聲子也隱自謂攝位不敢以小君之禮尊其母不赴同祔姑反哭故不稱夫人反薨葬非夫人不稱姓以君母不可以廢喪故特書曰君氏卒

左氏釋之詳矣公穀作尹氏以為天子大夫謂外大夫不卒以天王崩為諸侯主故卒之按氏者族也如季氏孟氏之類經書尹氏立王子朝以其族故稱氏非一人之謂若卒在一人而稱族豈禮也哉昔周名二公之主東西諸侯乃分統以夾輔周室非天子崩而始為之主何獨於尹氏為天子崩而諸侯主之也劉卷者非外大夫乎其書卒豈亦以天子崩乎公羊又以為譏世卿夫周名毛甘疇非世卿而獨譏尹氏

何哉宋儒竟指為節南山之師尹按平王東遷後王室雖卑而亦不至於國既卒斬鞠訩大戾亂如詩人所云者且平王時鄭武公莊公實為執政至桓王而始奪鄭伯政是平王之秉國均者不在尹氏是詩為幽王作無疑未可因桓八年有家父來聘而遂謂作誦之家父即其人也蓋以尹與君字相訛附會穿鑿至此其實無男子卒而僅以氏稱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來赴則書同盟則赴以名或日或不日者由彼國之赴以日不以日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癸未葬宋穆公

諸侯來告喪魯往會之則書葬不會則不書葬或日或不日者由往會之歸告以日不以日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公羊曰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曰及者内為志焉耳遇者志相得也按曲禮諸侯未及期而相見曰遇蓋簡其禮以相見若不期而遇者然其實先約以地非一君出一君要之也如齊侯鄭伯遇於垂則三君矣孰出而孰要之耶故知及者内及外之詞非内為志也魯君之遇三清尋宿盟穀結姻

好為魯志也而稱及若魯濟齊桓越境而謀伐山戎實齊志也而亦稱及則不專內為志明矣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不稱公子以固請興師擅兵黨惡故疾之也會伐鄭乃再興師非重序也蓋四國先伐在夏翬會伐在秋經分二時左傳稱四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而

行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傳又各載其事明再興師而程子以會伐為再序四國重言其罪且目左氏為妄夫左氏記事皆目覩諸國史有其事而後可以考經不信左氏則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於何所考耶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稱人以殺衆討之詞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稱人衆詞也子承父位與自外納入俱不書立此書立者嘉衛之能立君也州吁弑簒王法所必誅而天子不加討諸侯不問罪宋陳蔡方與結黨修怨位已定矣宗廟社稷實主之矣三綱幾於泯滅賴純臣如石碏計離其權位啟誘乎陳衷卒致賊人就戮求先君之嗣而立之使民人有主宗社復安故書衛人立以嘉之晉不稱公子宜立者也若尹氏立王子朝稱尹氏見其私也稱王子明其庶也立同而詞固異矣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夏四月葬衛桓公

春秋之義君弑賊不討讐未復則不書葬以罪臣子之忘君今州吁已戮而後葬桓衛之臣子可無愧於大義矣故書葬以嘉其復讐也

秋衛師入郕

九月考仲子之宫初獻六羽

自昔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舞

用八佾厥後羣公之廟亦皆踵而用八今於仲子之宮始用六羽故曰初言始用諸侯之禮也衆仲魯大夫之達於禮者其對羽數曰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實周之制而公羊穀梁又分諸公六佾諸侯四佾以六羽為僭而譏夫周之廟制與葬期自天子及於諸侯大夫士皆以二為殺公侯伯子男總曰諸侯而無分等差何羽數獨分公與侯耶公侯分則伯子男亦不可無分以二為殺侯既四佾伯當二佾子男

大夫士竟無之矣其說難通故羽數當以衆仲之對為正

邾人鄭人伐宋

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渝變也平成也左傳釋曰更成言變怨而為成也然

變平為文義頗不順公羊穀梁經文皆作輸平按輸
者送也猶納也謂納地以請平於我於義為順疑左
氏作渝有悮何以知為納地八年使宛歸祊左傳雖
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
田然以地易地必兩相允而後行魯未允其請鄭曷
肯先以祊歸魯既受祊而終隱之世許田未酬鄭豈
甘受直待桓立而復以璧假耶蓋鄭與宋頻年搆兵
魯黨於宋而讐於鄭鄭之患也今見魯與宋隙欲結

魯以孤宋故不惜輸祊以求成迨魯許平而為宋伐邾平猶未可恃乃歸祊示信而遂巧為祀周公之請以暗伏易許田之機魯受祊而不允其請至桓篡立求好而再以璧假又盟以結成然後許田入鄭則知請平實以祊賂非曰易田故謂輸平不然以鄭莊之傑詐其國勢非弱於魯以地易地祊入魯而許田不歸雖懦者不受而謂鄭莊肯受之乎公穀皆釋輸為墮謂輸平為不果成觀後魯鄭之交甚固則知其謂

不果成亦非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秋七月

冬宋人取長葛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者伯姬之娣待年而始歸娣不書歸以紀亡後叔姬歸酅以奉宗廟為能全節守義故賢而志其始歸

滕侯卒

夏城中丘

凡土功必書重民力也非時而城則廢農事矣直書而非自見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齊侯修聘以結艾之盟弟年者其母弟也諸侯之母弟稱弟左氏公羊俱同程子獨以不稱公子而稱公弟為貶謂或責其失弟兄之義或罪其寵任之過胡

文定因謂盟帥師為寵愛奔歸為薄友恭按左傳夷
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衣服禮秩如嫡此寵其
侄而非寵其弟不應以子累父鄭語魯叔肸無所表
見非寵任之過陳黃以慶氏專而出衛鱄以君無信
而出非友恭之薄何皆以弟稱也謂盟帥師為寵則
列國公子奉命而盟帥師者多矣何公子不為貶而
公弟即為貶耶且魯莊之兄慶父伐於餘丘鄭襄之
弟去疾伐許俱帥師也而稱公子魯季友莊公之弟

陳女所出如陳及越境葬原仲非寵乎而稱公子豈不以非母兄弟故耶故知年之稱弟實母弟也非貶也左氏謂太子之母弟曰弟按衛鱄係妾敬姒生而書弟衛縶乃嬖人婤姶生而書兄是但論太子之同母與否不專謂嫡出也

秋公伐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左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故遇於犬丘正禮所謂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也蓋遇有遇禮會有會禮俱周制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祊者天子賜鄭為東巡之湯沐邑以祀泰山許田者天子賜魯為畿内朝宿之邑以祀周公也祊近魯而許近鄭故鄭欲易之然鄭方欲結魯援以孤宋故先

以祊輸魯雖曰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不問其許我否也而遂歸祊意在平魯許田且為後圖也齊人歸濟西田及鄆讙龜隂田俱稱人此獨稱鄭伯者以祊為天子所賜非可私與故書鄭伯以譏之宛未賜族故不稱族譏在鄭伯不在宛也

庚寅我入祊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辛亥宿男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八月葬蔡宣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陰陽之氣蒸鬱而為雨磨戛而成雷電則陰陽之光

為雷之先雷將發聲其光先見震又雷之疾甚者雪即雨之所凝陰氣勝則寒極而成雪建寅之月陽氣方升而為陰所遏故激為震電陽得發泄而成雨及久雨之後陰氣復勝雨遂凝而為雪此亦陰陽消息之常所以書者以震電為陽盛雨雪為陰盛八日閒而陰陽大變所以為異而記耳

挾卒

夏城郎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

七年爲宋伐郳今又爲鄭會防以謀伐宋受祊之餌故也鄭伯雖假王命而實修私怨齊魯謀伐亦以鄭故若遵天子之命以討不庭何用再爲謀耶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會于中丘復盟于鄧深相要結以固其黨非因王命可知齊鄭固舊爲黨而魯則初附故深要之也

夏鞏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前會宋伐鄭固請而行今會鄭伐宋又不從君而先會擅權無君極矣故疾之而去氏此齊侯鄭伯也何以稱人以私怨結黨興兵故畧而書人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三國會伐而公獨進以敗宋無非輸袥之所餌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魯先敗宋師而復與齊鄭合兵乘勝雖鄭師入郜入

防而實藉魯之勝勢鄭不能越國以有乃歸魯市恩非真不貪其土魯亦直受無辭故不曰歸而曰取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諸侯有相朝聘之禮書以記邦交厚薄滕薛二國來朝乃不期而會非旅見也故臨事而爭長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書入不書伐者凡圍滅入國俱不言伐舉重以言也及者逮也攻而克之相逮以造其國都以不言伐故不言會伐可稱會入不可稱會故書及程氏謂書及為內為主非內為主則先書會伐而後書入胡氏亦以書及為公所欲此皆不審乎圍滅入之俱不言伐而堅主穀梁之以及為內為志公羊之以及為我欲之之過也左傳謂鄭莊於是乎知禮以許無刑而伐

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此正為鄭莊
所欺耳許逼于鄭而遠於齊魯齊魯固不能越國以
鄙之也鄭莊實欲拓境而藉兵齊魯既入其國而佯
若不有委之于齊齊遜于魯魯亦弗受齊魯非真不
欲勢不能有也勢不能有而以與鄭此固鄭莊之所
操券而得者而猶恐以滅國見嫉故居許叔于許東
偏而飾其文辭以掩人耳目若莊果不利其土地何
不返許君而復其位乃使公孫獲分據其國等許叔

于內臣豈得謂非併呑而以為知禮可乎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必書其地此不地弒也何以不言弒諱國惡也臣子于君親之惡誼所當諱而弒逆大變又不可沒故不言地以俟人之求而得之也公何以不書葬賊不討也禮君弒賊不討讐未復則不敢葬故衛桓齊襄陳靈以賊討而書葬宋殤晉靈厲齊懿莊鄭靈諸君賊不討則不書葬魯桓之書葬以讐在外也蔡景

之書葬以般大逆無道魯不能討而反往㑹般之葬
是與賊為好矣故書葬以譏魯許悼公之書葬許世
子止實非弑君不在討内也惟宋閔討賊而不書葬
以葬在先討在後失未復讐不葬之義故萬不書殺
閔不書葬也

春秋管窺卷一

春秋管窺卷二

新昌縣縣丞徐廷垣撰

桓公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於首月必書王惟桓不書王者以桓弒簒王法所必誅而天子諸侯不之討國人不能正其罪是無王法矣無王法故不書王所以見天下之無王也元

年稱王者以桓雖無誅而法不可以或亡有王則有法故書王以謹其始十年為數之盈天道迴環宜有起而明其法者故書王以謹其中十八年桓歿矣罪雖逃焉而法固不可以終亡故又書王以謹其終凡三書王者見王法始中終所不貸也然玩之則有義跡之則無文所謂春秋之筆微而顯婉而成章也

公即位

繼弒君不言即位以不忍即位故也言即位是無不

忍之心明與聞乎弑矣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桓篡弑而欲求會諸侯以定其位故修好於鄭鄭莊志在許田知桓急於求會故與之會而遂以璧假許田明有挾而請與求賂無異也公羊謂璧假為恭所以諱取周田穀梁謂諱易地夫鄭莊敢於取溫麥及成周之禾又親敗王師何畏乎取周田及易地而諱之耶蓋前之輸祊其意欲易許田而未明言惟曰請

祀周公令以定位求許田知桓之不敢違而遂其詞曰假又先之以璧若專為祀周公請而隱其易祊之實此莊之善於文奸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垂之會定桓位魯欲之越之盟結祊成鄭欲也蓋復祀周公桓雖諾而璧假之許田未歸故鄭又要桓盟曰渝盟無享國逮許田入鄭鄭伯所以拜盟穀梁曰及者内為志果内為志何鄭反拜盟耶故知盟書及

者以弗會而遂盟非謂内為志也重書二君者以盟
會各地故也
秋大水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
元年書王以桓弒君二年書王以督弒君弒君雖有
内外之分而王法之當討則一於桓之文微内惡當
諱也於督之文顯外惡固直書不諱也由外以律内

而知元年二年之稱王其義固有在矣

及其大夫孔父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降而稱子或時王所黜或自請貶俱不可考要之非夫子黜也夫子作春秋皆遵周公遺制史書舊章豈曰彼侯也我貶之為伯為子彼子男也我進之為伯為侯以匹夫而擅自黜陟當代諸侯將置周天子於何地耶諸侯而稱名稱子稱人者非無所

本也按禮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又曰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庶方小侯曰子皆禮所宜稱其曰人或以微者告或畧從國詞咸赴告策書之體故史臣筆之不為創夫子修之不為僭安有擅自黜陟諸侯之理宋儒謂滕首朝桓春秋所惡故降稱子以貶之也然均是年也杞侯來朝何以不降稱子且滕以一朝桓之過遂世世子孫降為子豈所謂賞延於世罰弗及嗣歟杞侯之後稱伯者亦或時王所黜或自

請貶非夫子黜也其稱子以用夷禮也杞成之卒書
子傳曰杞夷也杞桓之來朝稱子傳曰用夷禮故曰
子公卑杞杞不共也杞文之來盟稱子傳曰賤之也
惟其用夷禮故魯人卑之賤之史臣比諸蠻夷之君
而子之非貶其爵也若謂黜陟由於夫子則杞本侯
爵已三見於經莊二十七年黜之為伯僖二十三年
再黜為子文十二年又進為伯襄二十九年復黜為
子後又進之為伯使周天子之班爵紊若亂絲其誣

上慼世滋甚作春秋者將以治天下之亂而以亂易亂可乎縱聖人莫之敢議而或妄人操筆則而効之其又何禁且貶黜止行於小國而不行於齊宋衛鄭陳蔡曹諸大國豈小國可黜而大國不敢黜乎抑小國有罪而大國俱無罪乎若齊商人蔡般曹負芻弑君者也宋莊以逆督為相陳桓共納賂立督衛朔抗王師伐周鄭寤生射王中肩其惡皆什伯於朝桓而不聞一黜其爵獨滕以朝桓之過遂世世貶侯為子

豈大罪則縱而小過無赦乎故知聖人斷無黜陟諸侯之事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成之為言平也四國為會以平宋亂而卒納賂以立華氏豈為會之初辭乎春秋凡會俱不言故惟於稷澶淵書故者以稷之會平宋亂而立亂澶淵之會謀歸宋財而無歸故特書其故以愧之有釋成為就者謂公與諸侯成就宋亂則不特不為內諱而直斥諸

侯之惡豈所謂婉而成章耶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取者不義而貪得之謂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詞鼎係於郜言其所自出也取係於宋明其所由來也弑逆之惡法所當誅而受其賂器廢其討伐貪孰甚焉太廟者周公之廟禮法之地豈容不義之物而敢以致之褻孰加焉貪且褻焉如是不可使聞於人而春秋直書不諱者以賂器在廟昭示百官桓且不自諱而

又安所諱之耶

秋七月杞侯來朝

左傳曰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公穀皆以杞為紀程子謂凡杞稱侯皆當為紀杞非侯爵文誤也愚按紀與魯有婚姻之好伯姬叔姬歸焉寧以不敬之小過而遂廢好興戎若謂朝者紀而入者杞則不敬謀伐之辭左氏豈妄言之且杞侯之見於經者三豈盡文悮耶桓十二年盟曲池傳謂平杞莒盖平

隱四年伐杞取牟婁之卻若紀與莒為同盟何卻之平故知經與傳所書杞侯者非文悞也杞侯稱伯或時王所黜或自請貶降與薛侯之稱伯同不可因後之稱伯而遂謂前之稱侯有悞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會鄧而不序鄧鄧不與也公羊謂鄧與會以離不言會不知離不言會者謂兩相會而至如文公盟穀定公會夾谷盟黃俱至地而不至會非謂兩君相見不

得稱會也

九月入杞

公及戎盟于唐

繼好息民乃謀國之良圖不可以桓惡而遂以爲非及者内及外之詞非譏也

冬公至自唐

凡公出書至者左傳謂凡公行告於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穀梁謂至唐遠之也夫唐爲魯地何

遠之有且隱二年盟唐不至豈又以爲近耶程子謂君出而書至有三告廟也過時也危之也夫告廟固必然矣過時危之經無此例按隱公之盟會伐入凡十有二無一書至豈皆不過時不危之耶莊之納幣觀社逆女爲結姻好非過時亦非可危而皆至僖之盟薄盟宋楚方恃力與詐氣吞諸夏非可危乎而何以不至謂戰伐爲可危而莊之伐衛伐戎書至伐齊侵宋伐徐救鄭俱不至僖之伐楚伐鄭伐齊書至而

伐邾取須句戰升陘俱不至公穀謂齊桓之會不至
信之也安之也而盟牡丘會淮又書至晉文之盟踐
土會溫不至曷不云文會不至非其自相矛盾乎釋
春秋者要當統觀先後而得其義例若執一二端而
遂創為臆論及先後不合則又穿鑿附會詞愈多而
聖人之真義反晦矣左氏親受業於夫子又諳於典
故其發凡起例安可非焉蓋反行飲至策勲則書至
不飲至策勲則不書至此史臣舊例夫子因之非同

一書法而有二三其義也若隱之均不至者彼固自以為攝禮之不備可知矣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昏禮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婦之義男女有别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天子雖貴娶后必以同姓諸侯主之諸侯娶妻亦必以同姓之卿主之無無媒自昏者今桓不由媒介與齊侯面約成昏廢禮傷教不正其始

矣始之不正未何可防敝笱載驅之作固有自來矣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禮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此可知盟之不足恃也相命者以言相約而不為盟誓其禮為近古故春秋筆之以存其名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公子翬如齊逆女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

親迎禮也諸侯有宗廟社稷之重不可遠涉妻邦而或逆諸境或逆諸館皆親迎也公既使翬逆女而齊侯送女越在魯境自不得高處而置若罔聞矣往會之宜也既會於讙則親受室於齊侯猶逆諸於境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翬不以姜氏至以姜已得見乎公也已見乎公則公

自以夫人至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有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糾何以名父在故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卒何有二日此舊史有脫簡也左傳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必考諸陳史而得疑魯史舊文甲戌之下載有陳亂而簡編脫去夫子因之乃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也左氏謂再赴無此理也公穀謂不知死日故舉二日以包者亦非也蓋君卒而不知日則不應告以日既有日則應定於一豈有憒憒焉以二日告乎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此父老而子代從政也父不任其勞子未有祿位故使父而令其子行若子有祿位則奉命供職其分也何為稱父以行也此非世官而且世政矣世官猶有象賢世政則權屬私門天子拱手而已春秋稱其父而微其子正以譏王朝政柄下移於公卿子弟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鄭以不朝而致王討非無罪也故書伐蔡衛陳書從王者明以臣隨君之義非諸侯會伐所比不書敗者臣不得抗君義所當諱也王何以不稱天凡稱天王者皆冠於事上今僅舉從伐之國以所從者王故曰從王此文之當省與公朝於王所之王同無他義也或謂去天以示貶是以匹夫而絀天子敗倫傷化孰甚豈聖人垂訓之意乎

大雩

雩者吁也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左傳龍見而雩此正雩也歲之常也常則不書周禮若國大旱司巫帥羣巫而舞雩此旱雩也旱則非時而雩故書以志旱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蓋正雩在四月至五月無雨則修雩也程子謂成王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賜與受皆失道故春秋因非時書之以見其非禮胡文定亦宗其説諸家

遂紛紛謂惡其僭用天子之雩故書大以斥其僭按禮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内祭則大嘗禘不聞及於大雩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所謂天子之樂也若大雩寧有清廟象武干戚八佾者乎且曰命有司為民祈祀是祭者有司而非天子何得並於郊禘而以為僭耶月令用盛樂者謂樂器備具衆音合響以請雨非謂盛

樂即天子之樂也其曰大雩者以用盛樂而謂之大雩猶大蒐大閱之類書以記旱非記僭也

螽

上書雩下書螽見旱與蟲並災也

冬州公如曹

左傳稱淳于公如曹淳于者州國所都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公穀皆曰過我也按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淳于縣今屬青州府其地在魯東北曹在魯西

南如曹必假道於魯故過我而書左氏謂度其國危遂不復為次年來傳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者實也書寔來者言去冬如曹今實我來假如曹之名以去國也謂寔為名非也名則當繫於州公之下不繫之國與爵後而突如其名於次年之來安見其即此人也程子謂五年如曹尚為君今不能反國則匹夫也故名之然諸侯失國皆書國與爵無竟書

名者在所奔之國亦爲寓公禮諸侯不臣寓公豈遂以匹夫賤之耶凡諸侯失地當名州公何以不名蓋失國必告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故以失地名今州公以如曹去國不以奔告故不名以其不復也故書

曰寔來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秋八月壬午大閲

大閲者大簡車徒也周禮仲冬教大閲蓋於農隙之

時因田而講武令盛夏習戰妨農厲民故書以志不
時諸家謂大蒐大閱大雩倶天子之禮因事以譏其
僭非也大雩前已言之矣若蒐閱之云大者謂悉徵
國内之衆大講武事非以大小為天子諸侯別也傳
稱晉子犯曰民未知信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又鄭
子産簡兵大蒐二子皆秉禮者而行之則知大蒐不
獨為天子稱也矣

蔡人殺陳佗

九月丁卯子同生

有國者當以主鬯為先故書同生以志世嫡左傳與我同物者謂十二支之所屬為物言子生之歲支與父同也杜註以物為日者非

冬紀侯來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伯鄧侯稱名公羊穀梁皆以為失地既失地何以

曰朝彼以朝禮來則我亦以朝禮接之何以見其失地穀鄧去魯甚遠國小而逼於强楚惟朝夕吞滅之堪虞豈暇歴數千里而來朝惟失地則不擇遠邇遇可托而托焉斯已矣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烝周之制也周雖改正朔而行事則用夏時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烝祭時也時則不書此何以書為五月再烝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夏五月丁丑烝

正月之烝常祭也五月又烝則瀆矣故再書以志其非禮

秋伐邾

冬十月雨雪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來者命魯為婚主也天子雖貴禮無自婚以同

姓諸侯主之遂逆者亦天子之命非謂祭公專也蓋王之娶紀魯為之主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幣等禮必行之在先故逆稱王后千里遠逆使遂事無反亦先命之故傳曰禮也來不稱使者婚禮不自為主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不曰王后而曰季姜者自父母國言之也在周則以后逆在紀則以女歸未敢即曰后也京師天子之居不敢斥言天子而曰歸于京師猶言歸于天子云耳

諸侯之女行雖為后不書此書者以魯為之主故也
莊十八年傳載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
陳陳媯歸于京師逆與歸俱不書以魯不與也襄十
五年經書劉夏逆王后于齊者以過我而告也不書
歸者時齊方伐魯非魯為之主也天子之使過而告
則書諸侯之女歸非為主則不書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期會而衛不至衛失信也公羊謂公不見要穀梁謂弗為内辭弗遇為志不相得皆非也蓋書會則知行會禮而非遇矣書桃丘則知相約有地宜各造其所期焉耳何用要為公至而衛侯不至故曰弗遇若公

亦不至則當曰弗果行何云弗遇也失信在衛不在

魯非志不相得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我邑也戰于郎與我戰也不言與我戰而曰來戰于郎若三國之自為戰者惡三國之兵出無名不使以曲加直也不言勝敗者交綏而退不至於奔北也公穀謂內不言戰言戰則敗者非按公及紀侯鄭伯之與齊宋衛燕戰魯晉衛曹之與齊戰於鞌俱勝而

言戰升陘之戰書我師敗績而不諱何以爲言戰則

敗乎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仲者鄭之執政也公羊以爲賢而不名非也擅廢

其君立不當立此亂臣也惡賢而字之胡氏以祭仲

為命大夫而稱字按列國之命大夫未有書字如齊
國高為天子之二守而國歸父高傒俱不字何獨於
鄭祭仲為命大夫而字之耶杜氏謂祭仲名仲字仲
足其說為是執之者宋公而稱人者以私執之非伯
討也仲而被執宜矢死不變為正否則權許而背焉
所謂義無二信信無二命亦正也乃遂逐嫡立庶冀
專國柄非亂臣乎上書執仲下書突歸忽出而仲罪
固無可逃矣

突歸于鄭

凡公子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諸侯納之曰歸突何以書歸由外納也國逆則繫之以國外納則不繫以國突以外納故不國凡入與歸例不稱公子公羊謂突名爲挈乎祭仲言歸爲順祭仲穀梁謂突爲賤之歸者易辭此皆不察乎春秋之例而各執己見言之也

鄭忽出奔衛

忽之立既葬何以不爵以不能君也不能君故國人亦不以君視而僅以名告夫子仍之以見其失國所由來也繫之鄭者凡諸侯與大夫出奔皆繫之國義不在當立與不當立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不稱族未賜族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丙戌衛侯晉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言師而不言將以將卑師衆舉重言之也言及而不言公以鄭之微者帥師卑不可以敵尊也書伐宋宋無信也戰者魯鄭之師與宋戰也於宋近宋都也不書所與戰者恥公同微者陳故諱而以互戰為文不言勝敗者交綏而退兩無奔北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謂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愚謂鄭宋交惡主兵宜在鄭宋今紀以小國而先鄭伯齊以侯爵而先宋公則主乎是戰者實紀與齊何言乎鄭宋也蓋齊欲滅紀合宋衛燕師以逼紀紀懼其亡結魯鄭以為助是主兵者齊紀故經序二國在先而鄭實欲戰故左氏又明其志非傳與經相違也戰不言地左氏謂後也公羊以不地為近於圍夫圍則書圍戰則書戰固無戰而又有近圍之

名如楚子圍鄭晉荀林父帥師救鄭及楚子戰於邲曷嘗以圍而不書戰地耶圍且書戰地安有非圍而近於圍遂不書戰地耶穀梁以不地為於紀夫七國會戰既不先言伐紀安知戰地不在魯鄭齊衛而必之於紀耶胡氏謂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然繹經當以義例為準無逆料其敢不敢而遂可定為實事也按諸侯盟後至不書其國與後戰不書其地同固當以左氏之言為正

三月葬衛宣公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無冰

夏五

此史闕文也明夏五月而聖人不敢加一字慎之至

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乙亥甞

左傳曰書不害也葢御廩者粢盛委積之所災而不廢夫甞明不害於穀也公羊謂猶甞乎御廩災不如勿甞穀梁謂未易災之餘為不敬然御廩必非一室或災而不害於穀或此室災而彼室無害詎可因一

廢百且距災三日必已戒期致齊矣苟不害於穀則
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已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失地故名公穀以爲譏奪正夫奪正何待於譏突立已五年不譏於立而譏於出不亦後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忽已在位踰年而不稱爵者以不能君也稱世子以宜有國也稱復歸以舊有位而復之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者即百里所奉以居許東偏者也入者國逆之辭蓋許因鄭亂逆叔以歸故以國逆爲文

公會齊侯于丈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三國稱人以未爵命於天子也公羊以稱人為外之也後儒遂謂以朝桓故貶果其外之則當以國稱不稱人矣按齊桓之盟貫會陽穀江黄二國皆稱人夫伯主為二小國合諸侯必其君實來而非微者來明矣二國背楚即齊宜春秋之所善而稱人豈亦仍外之乎誠以未爵命於天子故也則知三國之稱人與

江黄同一例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入者國逆之辭突因櫟人以殺檀伯則因櫟人逆之矣故曰入稱鄭伯以諸侯國人皆君之也忽雖當立而不能君突不當立而既為君諸侯國人又皆君之則君之矣尊無二上國無二君鄭既君突則忽與子亹子儀皆微不足數故後之弑殺俱畧而不書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伐不言地謀在前也先地後伐會而謀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會于曹復謀伐鄭也曹不與會故伐鄭之師不與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以急子及壽之賊殺怨惠

公故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然惠公已即位五年二公子若以其不當立耶曷不慎之於初茲既立而臣事之五年乃又立黔牟而逐惠得不謂之亂臣乎罪固在二公子不在惠矣朔以失地名非絶之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癸巳葬蔡桓侯

凡諸侯卒皆稱其爵葬則稱之曰公蔡桓之葬獨書侯者史或有訛而啖助以為蔡桓稱侯皆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謂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謚為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惟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謚王之策書則云謚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胡氏宗其說謂生而稱公為虐

位没而繫謚為定名按蔡孝告王請謚左傳公羊穀梁俱不載此啖氏聽見左傳昭七年衛襄公卒衛齊惡告喪於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衛之告喪請命固知尊天子矣謚而當請宜無不請王使卿士往弔且追命亦優禮於衛矣謚而當錫宜無不錫而衛不之請王不之錫春秋書葬衛襄公不曰衛襄侯何獨於蔡桓之謚為請而王

錫予且正名莫若天子晉侯爵也而景王使詹桓公辭於晉曰伯父惠公其謂籍談曰彤弓虎賁文公受之則周天子於諸侯卒後固皆以公稱之豈亦生而稱之為虚位乎故知蔡桓之侯史詑之耳

及宋人衛人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于濼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書遂如齊者明公與夫人皆自濼而行也會濼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不與行會禮而欲從齊侯至齊其以淫行可知公不能制而反與之偕是夫從婦行失婦從夫之義矣故不曰及而曰與及者以尊及卑之辭書公及夫人會齊侯於陽穀是夫人隨公也與者連類而並行之謂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是公隨夫人也夫倡婦隨男女之大綱反是則亂之

所由生矣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公薨于弑不地此書地者以在外故也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賊未討而書葬讐在外也

春秋管窺卷二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戴聯奎

謄錄監生臣汪光緒